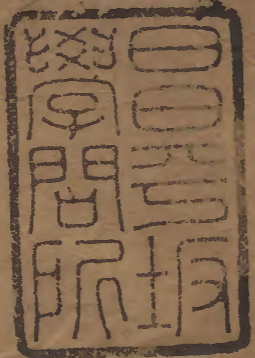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百三十五之百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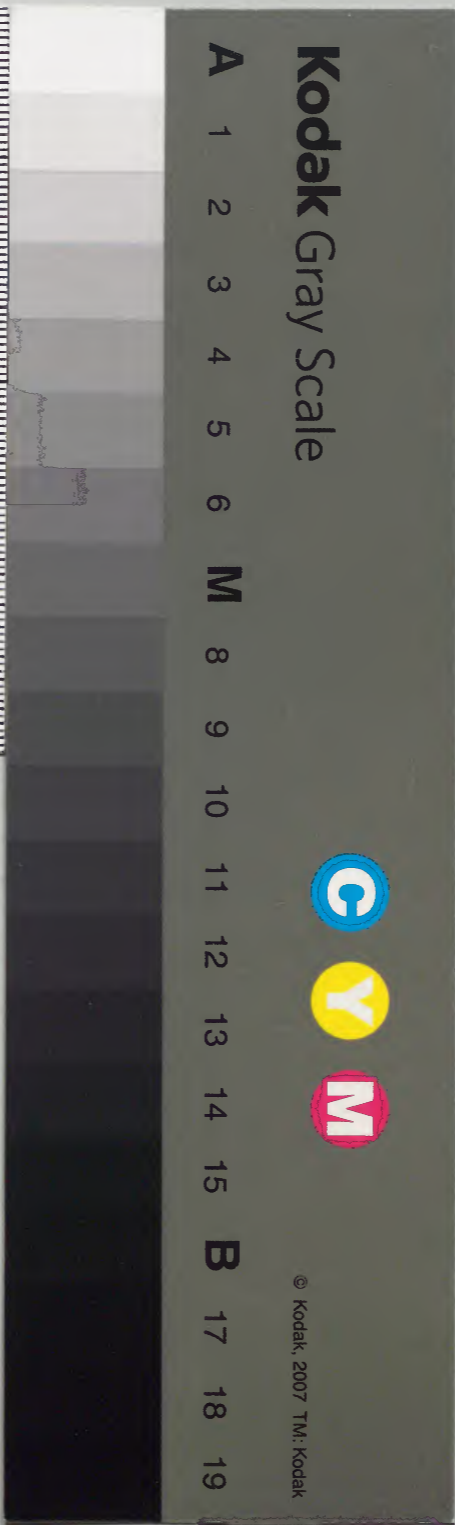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東
函	架	冊	號	類
二	一	三	〇	六
五	〇	〇	七	七
				漢書門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〇	一	〇	六
〇	〇	〇	七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30)		
函號	298	251	

不許帶出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五

歷代一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嬴秦漢初是也。揚

周太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

又太苟簡自恣。不會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

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至。學

承焚滅之後却
有忠質底意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告海

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

意思。人家亦然。義剛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人。和

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祖道

不圖

朱子語類

伯謨問汪公史評說酈食其說得好曰高祖那時也謾教他去未必便道使得著又問聖人處太公事如何曰聖人須是外放教寬一面自進必不解如高祖突出這般說話然高祖也只是寬他劉項之際直是紛紛可畏度那時節有百十人有千來人皆成部落無處無之那時也無以為糧只是劫奪賀孫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畱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人傑錄云使高祖屈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傲疑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人傑錄云分羹之說則大不可然豈宜以此責高祖若以此責之全無是處也方子錄却云杯羹之語只得如此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

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機會之來問不容髮况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為矣大底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邪曰為韓報仇事亦是是為君父報仇德明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於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壯社伯豐四問善家令言尊太公事曰此等處高祖自是理會不得但宅見太公擁篲心却不安然如尊太公事亦古所未有耳

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壽昌義剛說賜姓劉氏。云古人族系不亂。只緣姓氏分明。自高祖賜姓。而譜系遂無稽考。姓氏遂紊亂。但是族系紊亂。也未害於治體。但一有同姓異姓之私。則非以天下爲公之意。今觀所謂劉氏冠。非劉氏不王。往往皆此一私意。使天下後世有親疎之間。而相戕相黨。皆由此起。先生曰。古人是未有姓。故賜他姓。教他各自分別。後來既有姓了。又何用賜。但一時欲以恩結之。使之親附於已。故賜之。如高祖猶少。如唐夷狄來附者。皆賜姓。道理是不是。但不要似公樣恁地起風作浪說。

義剛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祖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爲之。亦未濟事在。方子

高祖子房英。項羽雄。道甫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堆

程先生謂何追韓信。高祖通知。亦有此理。無垢謂申屠嘉責鄧通。文帝亦通知。恐未必然。嘉乃高祖時踏弩之卒。想亦一樸直人。文帝教做宰相。便爲他做。有事當行便行。大事記解題。謂自嘉薨。宰相權便輕了。爲以御史大夫副之也。揚

論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管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已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道夫

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

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術亦甚雜。廣云。他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與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箇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默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廣子房多計數。堪下處下。揚

張良一生在荊棘林中過。只是殺他不得。任他流血成川。橫屍萬里。他都不知。椿

叔孫通爲綿蕪之儀。其効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

法。人傑○必大錄云叔孫通制漢儀一時上下肅然震恐無敢喧嘩時以爲善然不過尊君卑臣如秦人之意而已都

無三代燕饗
底意思了

齊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它
淺知叔孫通之爲人。不肯從它耳。當

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爭紛却不出。只爲呂氏
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裏小了。然觀四皓恐
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當

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才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
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今做一處。四皓想只是
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爲太子死。亦脅之之
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
是。然更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
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

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
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
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
劉是滅劉。如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
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
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它不憤。五王亦因
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當
召平高於四皓。但不知高后時。此四人在甚處。蔡丈云。康節謂
事定後。四人便自去了。曰。也不見得。恐其老死。亦不可知。廣
韓信反。無證見。閱祖

問南軒嘗對上論韓信諸葛之兵異。曰。韓都是詭詐無狀。揚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道夫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文蔚

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為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帝者。亦只是養民一節略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無大好處。或者說關雎之詩。正謂康后淫亂。故作以譏之。子蒙

文帝不欲天下居三年喪。不欲以此勤民。所為大綱類墨子。賀或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服纖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纖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

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乃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子蒙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爾。知人。則

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道夫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爲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如此。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輒易也。自修

賈誼說教太子。方說那承師問道等事。却忽然說帝入太學之類。後面又說太子文勢都不相干涉。不知怎地。賈誼文章大抵恁地無頭腦。如後口說春朝朝日。秋莫夕月。亦然。他方說太子又便從天子身去。某嘗疑三代之禮一句。合當作及其爲天子字。蓋詳他意。是謂爲太子時教得如此。及爲天子則能如此。它皆是引禮經全文以爲證。非是他自說如此。義剛

問賈誼新書云。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應律。聲音應律。恐是以歌詠而言。曰。不是如此。太子新生。大師吹律以驗其啼。所謂應律。只是要看他聲音高下。如大射禮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便是此類。文蔚

問賈誼新書立容言早立。何謂早立。曰。不可曉。如儀禮云。疑立疑却肯屹屹然而立也。節

問賈誼新書。曰。此誼平日記錄藁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方子

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
雜記藁耳。中間事事有些。廣

問賈誼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嘗言本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
是被金帛買住了。今日金虜亦是如此。昌父曰。交鄰國待夷
狄固自有道。五餌之說恐非仁人之心。曰。固是。但虜人分
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不爲則已。爲則五餌須並用。
然以宗室之女妻之。則大不可。如烏孫公主之類。令人傷痛。
然何必夷狄齊人歸女樂。便是如此了。如阿骨打初破遼國。
勇銳無敵。及旣下遼。席卷其子女而北。肆意蠱惑。行未至其
國而死。因笑謂趙曰。頃年於呂季克處見一畫卷。書虜酋與
一胡女並轡而語。李克苦求詩。某勉爲之賦。末兩句云。却是
燕姬無迎敵。不教行到殺胡林。正用骨打事也。詞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說武帝強
文帝其論雖偏。亦有此理。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其
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題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願不
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
有爲。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
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呂
后嬖書做題目。要來揜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
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
此是甚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
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
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
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

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奢。先生歸後。再存取答問。目云狂者志高。可以有為。謂者志素有所不為。而可以有守。漢武狂然。又不純一。不足言也。淳。寓錄見狂狷章。

漢守高祖無功不侯之法甚嚴。武帝欲侯李廣利。亦作計。終破

之。法制之不足恃。除得人方好。因論取武帝曰。其英雄

乃其不好處。看人不可如此。又謂文帝雖只此。然亦不是胸

中無底。觀與賈誼夜半前席之事。則其論說甚多。誼蓋皆與

帝背者。帝只是應將去。誼雖說得如厝火薪下之類。如此之

急。帝觀之亦未見如此。又云。彼自見得當時之治。亦且得安

靜不可撓。揚

武帝做事。好揀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遺我平城

之憂。若果以此為耻。則須修文德以來之。何用窮兵黷武。驅

中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償鋒鏑之慘。道夫

武帝征匈奴。非為祖宗雲積年之忿。但假此名而用兵耳。壽昌

王允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如封禪書所載祠祀事。樂

書載得神馬為太一歌。汲黯進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公孫弘曰。黷誹謗聖制。當族。下面却忽然寫許多禮記。又如

律書說律。又說兵。又說文帝不用兵。贊歎一場。全是箇醉人

東撞西撞。觀此等處。恐是此意。閱祖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賈誼

同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說權謀功利。說得淺了。覺見不是。又

說一兩句仁義。然權謀已多了。救不轉。蘇子由古史前數卷

好。後亦合雜權謀了。

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揚

漢儒注書。只注難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揚

天... 卷... 十一

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哮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義剛曰。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義剛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亦有道理。可學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馬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褻屍之禍。先生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不當如此論也。若海

問宣帝雜王伯之說。曰。須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可論此。

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

伯。明道王伯子說得後自古論王伯至此無餘蘊矣。義剛

叔器問宣帝言濫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

伯分明。方可去論它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

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它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

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義剛

韓延壽傳云。以期會爲大事。其舊讀漢書。合下便喜他這一句。

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道夫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

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

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爲善。其心有病矣。揚

楊惲坐上書怨謗。要斬。此法古無之。亦是後人增添。今觀其書。

謂之怨則有之。何謗之有。

正淳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它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它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元帝是時年十二。如何。其後來事曰。若是狡者便難知。如南北時有一王。當面做好人。背後即為非。此等却難知。若庸謬底人。自是易見。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做告與宣帝。教宣帝待如何。

先生因言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

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奸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

辭甚好。又曰。如宣元問詔令。及一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

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

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禹先尊

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為尊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

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

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

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

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

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
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濶略而能有成者。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如徐孺子之
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鐘離意傳所載。修孔
子廟事。說夫子若會覆射者然。甚怪。義剛
徐孺子以綿漬酒。藏之雞中。云弔喪便以水浸綿為酒。以奠之
便歸。所以如此者。是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別處底。所以綿漬
者。蓋路遠難以器皿盛故也。壽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
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
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因說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箇有

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

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孟必

不肯恁地。只為他任得過

尹莫是枉尺直尋。曰。伊尹

不是恁地。只學之者。便至

尋。賀孫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

宗彰而獲免。以稱人之美

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

守謗。送宦者葬。其為皆如

此。不送其葬亦得。為之詭。揚

後漢魏栢不肯仕。鄉人勉之。曰。于祿求進。以行志也。方今後官

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慨

然歎曰。使桓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賀孫

問器遠君舉說漢黨錮如何。曰。也只說當初所以致此。止緣將

許多達官要位。付之宦官。將許多儒生。付之閑散無用之地。

所以激起得如此。曰。這時許多好官。尚書也不是。付宦官也。

是儒生。只是不得人。許多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宜足以致禍。某常說只是上面欠一箇人。若上有一箇好人。用這一邊節義。剔去那一邊小人。大故成一箇好世界。只是一轉關子。賀孫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則劇。其實不會說著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這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宦者未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垂。這只是胡說。那時管是甚麼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之子纘。纘七八歲。方說梁冀跋扈。便被弑了。立蠡吾侯爲相。帝方十五歲。外戚宦官手裏養得大。你道他要誅他。不要誅他。

他東漢外戚宦官。從來盤踞軌轍相衝。未有若此之可畏。養箇女子。便頓放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蹶跌。便闔族誅滅無遺類。欲爲孤豚而不可得。必亡之易。未有若東漢末年。伯謨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諫。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

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伯謨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珉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賀孫荀文若為宦官唐衡女婿。見殺得士大夫厭了。為免禍計耳。升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義剛漢有十三州。一州建一刺史。刺舉一路。則諸侯郡守雜建。諸侯甚大。如齊七十餘城。大率置官法度之類。與天子等。七國變後。方漸削奪。主父偃用賈誼策。分王諸侯子孫。方漸小了。後漢亦雜建。魏陵逼諸侯甚。每令人監之。不得朝覲。并親知往來。曹丕待宗室如此。晉大封同姓。八王之亂。以此。元帝中興亦以此。齊梁間削奪諸侯尤甚。唐亦尚有之。然只是遙領。揚漢律康成注。今和正文皆亡矣。淳漢人斷獄辭。亦如今之款情一般。具某罪。引某法為斷。淳今法中有保辜二字。自後漢有此語。想此二字。是自古相傳。淳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五

今世中亦和率二宗自發難休此精勝此二宗其自古休斯
難入瀾難漸亦收今之烈計一難具其罪則其志亦瀾
難非東風若今味五交皆寸矣
亦以此齊樂間館奪精對其書亦尚休之然只是發難
來曹丕奪宗室收此其大陞同救入王公屬以此元帝中興
難亦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六

歷代三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
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
堂說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
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
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
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相。便能料得
劉表不從其後來。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
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著救他。



錄云孫權與劉備同樂曹操亦是其勢只得不合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人傑必大錄小異

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益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必大

諸葛孔明大剛資質好但病於粗疎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他却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須可觀木之

或問孔明曰南軒言其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子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升

孔明與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寓淳錄云孔明也粗若與禮樂也是粗禮樂砥錄云孔明是禮樂中人但做時也粗疎

忠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若其規模并寫申子之類則其學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問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問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揚

致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時可問王猛從符堅如何

曰符堅事自難看。觀其殺符堅與東海公陽。分明是特地殺了。而史中歷數符生酷惡之罪東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樓子上。見宅門前車馬甚盛。欲害符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不近人情。蓋皆是已子。不應便專愛堅而特使人殺東海公也。此皆是史家要出脫符堅殺兄之罪。故裝點許多。此史所以難看也。時舉

諸葛亮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才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務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

却好。只為如此。便有班駁處。番。方子錄云孔明執劉璋蓋則寧事之不成曰然緣事求可功求成故如此曰然

器遠問諸葛武侯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畱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賀孫

毅然問孔明誘奪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聖賢難做。動著便粘手惹脚。薄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

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存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漢可惜哉。謀

直卿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纔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國家只管與講和。聘使往來。賀正賀節。稱叔稱侄。只是見鄰國。不知是讐了。又問勾踐謀吳二十年。又如何。曰。事體不同。諸侯各有國。未便伐吳。則越亦自在。如此謀乃是。揚

孔明出師表。文選與三國志所載字多不同。互有得失。五月渡瀘。是說前事。如孟獲之七縱七擒。正其時也。渡瀘是先理會。

南方許多去處。若不先理會許多去處。到向北去。終是被他
在後乘間作撓。既理會得了。非惟不被他來撓。又却得他兵
衆來使。賀孫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從周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揚

孔明治蜀。不會立史官。陳壽險甚。揚錄作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

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
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
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
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婿。怯而

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

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

未易過。賀孫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
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嚮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
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
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
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
人更著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
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
專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
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却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

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爲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爲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又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幾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用兵也。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原本。三反

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爲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吏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害物。爲知饒州。在某斷配。人傑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爲正合八陳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

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爲。只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

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則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如是。下令軍中可依此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得快。元城劉師閔向張魏公督軍暑藥以薑麪爲之與今水壺散方大藥相。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入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於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

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人。儒州

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鬪。先生笑曰。只辦著走便了。蔡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底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底。便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先生曰。也須是多寡強弱相侔可也。又須是人雖少。須勇力齊。一始得。蔡云。終不是使病人與壯人鬪也。賀孫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粹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季通語。方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間只管

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

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

輸時。便狼狽。賀孫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道夫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人

錄云。觀陸抗正是彰其德於祐之言。斯可見矣。如漢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修祖逖母墓事。皆相近。必大

王儀爲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哀仕晉猶有可說。而哀不仕。乃過於厚者。稽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讐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管

人傑錄云儀嘗仕
昭而昭誅之云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杖柱。血爲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毫。閔祖

湯執中立賢無方。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人傑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

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人傑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淳錄云人常以王導比謝安然謝

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

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忌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又問

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原否。曰。老子不似鄉原。鄉原却尚在倫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倫理之外。它自處得雖甚卑。

不好聲。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却是出於倫理之外。其說煞善事。如鄉原便却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未善倫理在。義剛

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

資序。未至大甚。猶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

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關底謝安。謝安特幸未疎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

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卽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它爲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旣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睡得它死耳。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它却有措處。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符

溫太真處王敦事難。先生云。亦不佳。其做不得。 揚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爲內感。或以爲自誠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今人論理。只要包含一箇渾淪底意思。雖是直截兩物。亦雖袞合說。正不必如此。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謀

淵明所說者莊老。然辭却簡古。堯夫辭極卑。道理却密。升卿

陶淵明古之逸民。若海

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

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
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
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夫。故親來分其
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個

王猛事符堅。煞有事節。符堅之兄。乃其謀殺之。質孫

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
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揚

晉任宗室。以八王之亂。自宋而後。皆殺兄弟宗室。以至召去知
其不好。途中見人哭。問如何死。曰。病死。曰。病死何哭。至有臨
刑時。平日念佛者。皆合掌。願後世莫生王侯家。揚

蘇綽立租庸等法。亦是天下人殺得少了。故行得易。
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

李密起。有一道士說密。卽東都縛煬帝獨夫。天下必應。揚謂
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心。始做得。太
宗亦只是爲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
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陽功名
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揚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
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
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
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端蒙

高祖辭得九錫。却是。端蒙
高祖與裴叔最昵。官人私侍之說。未必非高祖自爲之。而史家
反以此文飾之也。端蒙

因論唐事。先生曰。唐待諸國降王。不合道理。竇建德所行亦合理。忽然而亡不可曉。王世充却不殺。當初高祖起太原。入關立代王。遂卽位。世充於東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樣。故且赦之。至殺蕭銑。則大無理。他自是梁子孫。元非叛臣。某問唐史臣論高祖殺蕭銑。不成議論。曰。然。邇老問以宮人侍高祖。在太宗不當爲。曰。它在當時。只要得事成。本無救世之心。何暇顧此。唐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屢經大盜殺之。又多不出閤。只消磨盡了。可學

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是致其父於必死之地。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漢高祖亦自粗疎。惟光武差細密。却會讀書來。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會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問祖述摧鋒越河。所向震動。使其不死。當有可觀。曰。當是時王導已不愛其如此。使戴若思輩監其軍。可見如何得事成。問紹興初岳軍已向汴都。秦相從中制之。其事頗相類。曰。建炎初宗澤畱守東京。招徠羣盜數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卽當時事便可整頓。乃爲汪黃所制。怏怏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羣盜分散。四出爲山東淮南劇賊。德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祖道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及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德著甲持刃。見高祖。高祖在一處泛舟。程可久謂旣許明早理會。又却去泛舟。此處有關文。或爲隱諱。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與前後無情理。太宗決不會奏。旣奏了。高祖見三兒要相殺。如何尚去泛舟。此定

是加建成元吉之罪處。又謂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說。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爲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端蒙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爲官屬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穩。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克段於鄆。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范大史云是高祖處得不是。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只責高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何。曰。爲太宗孝友從來無了。却只要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數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內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

亦只爲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爾。端

又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端蒙

因及王魏事。問論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曰。建成旣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揚

因問太宗殺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結君。後又不能死難。曰。只爲祇見得功利。全不知以義理處之。端蒙

太宗納巢刺王妃。魏鄭公不能淡諫。范純夫論亦不盡。純夫議論。大率皆只從門前過。資質極平正。點化得甚次第。不知伊

川當時如何不會點化他先生嘗語呂丈云范純夫平生於書冊皆只從忙中攝過了所以誤

也

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

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揚

或謂史贊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

未知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

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曰功德者

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驥

問胡氏管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太宗之命數

其九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殺其母未為穩

否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

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

南軒欲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

言之中宗亦未有可廢之事天下之心皆矚望中宗高宗又

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孟子

當此時作如何處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

得當時事情亦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親看那時節及事

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

立宗室是時承乾亦有子在若率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

事多看道理未須便將此樣難處來闌斷了須要通其他更

有好理會處多且看別處事事通透後此樣處亦易義剛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

得人便見它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之唐鑑議論大

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

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矣。人傑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

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

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

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

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

事。道夫

周莊仲曰。憲宗當時表也看。如退之潮州表。上一見便怜之。有

復用之意。曰。憲宗聰明。事事都看。近世如孝宗也。事事看。義剛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

是被人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

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蕩。立見疎脫。必大

顏魯公只是有忠義。而無意智底人。當時去那裏。見使者來。不

知是賊。便下兩拜。後來知得方罵。義剛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便純粹。大

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道夫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三委曲說盡。更無滲漏。

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

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

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

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

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

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圍溷。無不修繕。市

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備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淳

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人傑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置處。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升卿
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後為渠作墓志。今通鑑所載維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揚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銜

方伯謨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壽昌
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衰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得元魏七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唐因之。賀孫

唐六典載唐官制甚詳。古禮自秦漢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庸調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宮官甚詳。某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官屬。如唐之舊。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爲兵農之分。反白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爲農矣。備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古人想亦是此樣。淳。義剛錄云。唐口分是二分。世業是八分。分有口則有口分。寡皆無過十二云云。唐節度使收稅。皆入其家。所以節度富。淳

杜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問理道要訣。曰。是一箇非古是今之書。理道要訣亦是杜佑書。是一箇通典節要。方子。

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爲他藏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揚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歛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壽昌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尊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他見都會得。故能川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一本此下云所謂神聖共臣莫及趙普輩皆不及之。

○廣

問世宗果賢主否。曰。看來也是好。問當時也會制禮作樂。曰。只是四年之間。煞做了事。問今刑統亦是他所作。曰。開寶通禮。當時做不會成。後來太祖足成了。而今一邊征伐。一邊制禮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人來與他做。今人鄉一邊。便不對那一邊。才理會征伐。便將禮樂做閑慢了。世宗胸懷又較大。胡五代時甚麼樣。周世宗一出。便振收三關。是王朴死後事模樣。世宗未死時。須先取了燕冀。則雲中河東皆在其內矣。本朝

收河東契丹常以重兵援其後契丹嫌劉氏不援始取之揚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

周世宗大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田圖世未之見德明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

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揚

晉悼公幼年聰惠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

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

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

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甚不濟事文蔚

朱子語類卷百三十六

戰國漢唐諸子

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道夫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

乃其所注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

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有一處載其君

曰必然云云是何言語揚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會著書如弟子職之為

全似曲禮它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也卑直是小意智處不

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說載之却詳管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閑時又有三歸

之溺。決不是閑功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它書。

問管仲中說辟雍。言以是學。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耳。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大學又別。子蒙

國語文字多有重疊無義理處。蓋當時只要作文章。說得來多爾。故柳子厚論爲文。有曰。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廣

國語中多要說人有不可教。則勿教之之意。廣
問史記云。申子甲申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

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作書序

中所論也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

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

我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

裏。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

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

著書立言。皆有這箇底意思。道夫

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

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曰。看得荀子資質也是箇剛

明底人。曰。只是粗。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曰。楊

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楊子說到濠處。止是走入老

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

云云亦只是莊老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至於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莊之言。假說爾。如遠法師文字與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摩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其傳亦如是遠。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說。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爾。據其心下汙濁紛擾如此。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荀廣 荀揚

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賀孫

不要看楊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賀孫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它莫只是要人修

身。故立此說。先生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怒。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怒。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可學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陳君舉作夷門歌。說荆公東坡不相合。須當和同。不知如何和得。可學 荀子

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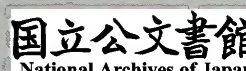
入乎耳而著乎心。著音直略切。

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它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住襯簾。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爲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會究心。所以作用不得。

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淡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猥。甚好笑。荀楊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

曰。這人於作用度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七制亦起於通。有高文武宣光武明章制。蓋以此二典也。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壹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

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它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它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它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提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它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



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它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它之過。亦它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它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楊又復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濶。緣它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會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它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

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會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它却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它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它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備。以下論荀楊王韓及諸子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

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會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滅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却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著不定。明日接著不定。或那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意逆志。今人讀書。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它莫要做聲。待我與你說道理。聖賢

已死。它看你如何說。他又不曾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書。并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已之所說而已。何常真實得聖人之意。却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間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善讀書。且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爲說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己。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偏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柰何。方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會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問

問楊雄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味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畸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說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又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誼有戰國縱橫之氣。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曰。伊川於漢儒取大毛公如何。曰。今亦難考。但詩

注頗簡易。不甚泥章句。問文中子如何。曰。渠極識世變。有好處。但大淺。決非當時全書。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關朗事。與通年紀甚懸絕。可學謂可惜。續經已失。不見渠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見。只如續書。有桓榮之命。明帝如此。則榮可知。使榮果有帝王之學。則當有以開導明帝。必不至為異教所惑。如秋風之詩。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辭。又何足取。渠識見不遠。却要把兩漢事與三代比隆。近來此等說話。極勝。須是於天理人欲處。分別得明。如唐太宗分明是殺兄劫交代位。又何必為之分別說。沙隨云。史記高宗泛舟於池中。則明當早參之語。皆是史之潤飾。看得極好。此豈小事。高祖既許之。明早入辨。而又却泛舟。則知此事。經史臣文飾多矣。問禪位亦出於不得已。曰。固是。它既殺元良。又何處去。明皇殺太平公主亦如此。可畏。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至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却要鬪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因言魏徵作隋史。更無一語及文中。自不可曉。嘗考文中世系。并看阮逸龔鼎臣注。及南史劉夢得集。次日因考文中世系。四書不同。殊不可曉。又檢李泰伯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文。稍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會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老莊中來。之。

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一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它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甲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它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傳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備

立之問楊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楊子雲爲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剛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

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蕡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楊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時舉

楊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宅。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且如太元就三數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耦。便有四象。如春爲少陽。夏爲老陽。秋爲少陰。冬爲老陰。楊子雲見一

二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晏問溫公最喜太元。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元。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元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南升

問先生王氏續經說云云。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於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某嘗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又問仲舒比之如何。曰。仲舒

却純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然亦只是見得下面一層。上面一層都不會見得。大槩此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備

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它真見得這道理。格。董子。

問性者生之質。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已有形狀。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璘謂性者生之質。本莊子之言。曰。莊子有云。形體係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物有則之意。璘問仲舒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道夫

童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淳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道夫

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在浙中見諸葛誠之于能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謂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義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於功利之徇而不顧道義矣。璘

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如此。

劉淳叟問漢儒何以溺心訓詁而不及理。曰。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至西漢末年。

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體。問何以謂之全體。曰。全體須徹頭徹尾。見得方是。且如匡衡問時政。亦及治性情之說。及到得他人手做時。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廟禮而已。翼奉言見道知王治之象。見經知人道之務。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陰陽日辰貪狼廉貞之類。辨君子小人。以此觀之。他只時復窺見得些子。終不會見大體也。唯董仲舒三篇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

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諸葛孔明近申韓。節

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楊子○

問楊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

莫不是避字有病不。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備

學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湯。道夫

楊子雲謂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故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六國之勢。南北相連則合縱。秦據東西以橫破縱也。蓋南北長。東西短。南北直。東西橫。錯綜於其間也。敬仲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備

楊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

先生舉此問學者是如何。衆人引諸家註語。古註解載作始

魄作朧先生皆不合。久之乃曰。只曉得箇載字。便都曉得。載

者如加載之載。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

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

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

上蓋初二三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

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於西。蓋月在東。日則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愈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

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於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楊子雲說不得。故欲如此改。老子所謂載營魄便是如此。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作經營之營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說終魄於東終字。亦未是。始者日光加魄之西以漸東滿。及既望則日光旋而東以終盡月之魄。則魄之西漸復。而光漸滿於魄之西矣。因又說老子載營魄。昨日見溫公解得楊子載魄沒理會。因疑其解老子亦必曉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載營魄闕。只有此四字而已。穎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外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據他只於此間如此強解得。若以解楊子則解不得矣。又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如何解做物得。又以一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溫公全不理會修養之學。所以不曉。穎濱一生去理會修養之術。以今觀之。全曉不得。都說錯了。河上公固是明說。如王弼也全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作所居。言常處於所居也。更是胡說。據穎濱解老子。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外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昨夜解終作復言光漸消而復其魄也。蓋終魄亦是日光加魄於東而終之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門開闢能為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淡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閑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張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推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下。這裏便是它無狀處。據此便是它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楚詞也用載營魄字。其實與頴濱與老子同。若楚詞恐或可如此說。以此說老子便都差了。

張毅然漕試回。先生問曰。今歲出何論題。曰。論題云云。出文中子。曰。如何做。張曰。大率是罵他者多。先生笑曰。他雖有不好處。也須有好處。故程先生言他雖則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豈可一向罵他。友仁請曰。願聞先生之見。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亦要作一篇文字說這意思。友仁。文中子。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了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淳。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它也有許多人。便是裝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今浙間英邁之士皆宗之。南升。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如言非老莊釋迦之罪。并說若云云處可見。楊曰。過法言曰。大過之。楊

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會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卿升

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所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當

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剛雜霸。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做雜霸磁基。

黃德柄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剛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敘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因說史傳儘有不可信處。嘗記五峰說看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憑處。如云先二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只將這幾句看。高祖且教來日鞫問。如何。太宗明日便擁兵入內。又云上巳召裴寂蕭瑀陳叔達欲按其事。又云上方泛舟海池。豈有一件事恁麼大。兄弟構禍如此之極。爲

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多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人費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克成濟之徒。如日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最易爲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旣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來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賀孫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會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禮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如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它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爲重耳。今之僞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僞書。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紹韓所作。昨在南康

觀其言論皆本於此。及一訪之。見其著述。大率多類麻衣文體。其言險側輕佻。不合道理。又嘗見一書名曰子華子。說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粗亦勁。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誤

問文中子之學。曰。它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它續詩續書意只如此。因舉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它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它病處。它便忌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為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便有一本。

注後面敘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明日尋看。又問它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如皇極某會有辨。今說權義也不是。蓋義是活物。權是秤錘。義是秤星。義所以用權。今似它說。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但不如此。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它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有它大本領處。不會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問他以心迹分看了。便是錯處。曰。它說何憂何疑也。只是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了。又問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它意思以方員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它這說話。都似不會說一般。龔孫

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偶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
尊崇其書方子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
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
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
無一己之憂疑道夫

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洒然無累處文中
子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窮
理盡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

或問文中子僭擬古人是如何曰這也是他志大要學古人如
退之則全無要學古人底意思柳子厚雖無狀却又占便宜
如致君澤民事也說要做退之則只要做官如末年潮州止
表此更不足說了退之文字儘好末年尤好盡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剛
是子韓

器之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予細看要
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

蔣明之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
便盡得仁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明之又問四字先後
當如何曰公去思量久後自有著落震

或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
自然得之於天者節

子耕問定名虛位。曰。恁地說亦得。仁義是實有的。道德却是總名。凡本末小大無所不該。如下文說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是也。人傑○ 管錄詳

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管

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頂上頭。故

伊川云西銘原道之宗祖。可學

坐井觀天。謂天只如此大小。是他見得如此。須出井來看方得。必大

退之謂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夔孫

韓子原性曰。人之性有五。最識得性分明。蔣兄因問博愛之謂仁。四句如何。曰。說得却差。仁義兩句皆將用做體看。事之合宜者為義。仁者愛之理。若曰博愛。自行而宜之。則皆用矣。蓋韓文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

義禮智信此語甚實。方子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耶。惟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它文集中說。多是閑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著。如喫糙米飯相似。廣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

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至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太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至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子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先生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楊大醇處。便是就論性處說。至云但據程子有此議論。故至因問及此。先生曰韓子說荀楊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楊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

上說下來。今若不會看荀子楊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

至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先生考訂韓文公與太顛書。堯卿問曰。觀其與孟簡書。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之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會去做工

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於原道中所謂寒而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會向裏面省察。不會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粗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原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此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淡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太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太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它說得恁地好。後便被它動了。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

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以前。不成是無仁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先生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曰。也是。又曰。淳錄云。問禪學。從何起。曰。云云。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粗說。到梁達摩來。方說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會。淳錄作信向。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裏者。無不歸他去。韓公當初。若早有向裏底工夫。亦早落在中去了。又曰。有一般人已做得工夫。道理上已有所見。只它些小近似處。不知只是近似。便把做一般。這裏才一失脚。便陷他裏面去了。此等不能然。亦間有然者。義剛

退之與太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却罵以爲退之家奴。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爲之。復假托歐公語以自蓋。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應是未見集古錄耳。看得來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它好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略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好處來說。義剛

退之晚來。覺沒頓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去聲爲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太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歟。樂天莫年。賣馬遣妾。後亦落莫。其師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已處。却不似叅禪修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數語。有時

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爲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却不衰。先生曰東坡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方子韓退之云磨礮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礮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備包顯道曰新史做得韓退之傳。較不甚實。先生曰新史最在後。收拾得事須備。但是它要去做文章。剗地說得不條達。據某意。只將那事說得條達。便是文章。而今要去做言語。剗地說得不分明。義剛

韓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誌付之。李翱只令作行狀。翱作得

行狀絮。但湜所作墓誌又顛蹶。李翱却有些本領。如復性書。

有許多思量。歐陽公也只稱韓李。義剛。又一條云退之却

後來湜爲退之作墓誌。却言得無緊要。不如李翱行狀較著實。蓋李翱爲人較朴實。皇甫湜較落魄。

浩曰唐時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浩曰渠

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粗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問退

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浩

云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至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

說韓李。不會說韓柳。浩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

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會

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佛老。到急處便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
添入佛老相和去聲傾平孔瞞人。如裝鬼戲放烟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却只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却只是說經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大可笑也。備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木之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

雜類

禹入聖域而不優。優裕也。言入聖域恰好。更不優裕。優裕謂有餘剩。漢儒見得此意思好。賀孫

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文蔚

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攷。泳

陳仲亨問周書云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曰。此便是那老子裏教句。是周時有這般書。老子爲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禮之屬也。緣是他知得古人以竹簡寫書。民間不能盡有。惟官司有之。如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畱得。如說非秦記及

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到六經之類。他依舊畱得。但天下人無

有。義剛汲冢古書。堯憂囚。舜野死。尹纂太甲。太甲殺尹之類。皆其所出。誠之常袖。呂不韋春秋。云其中甚有好處。及舉起。皆小小術數

耳。辨

書坊印得六經。前面纂圖子。也略可觀。如車圖雖不甚詳。然大槩也是。義剛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乃阮逸偽書。逸建陽人。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所作。揚

問山海經。曰。一卷說山川者好。如說禽獸之形。往往是記錄漢家宮室中所畫者。說南向北向。可知其為畫本也。方子

素問語言淺。靈樞淺較易。振

柳文後龍城雜記。王銍性之所為也。子厚敘事文字多少筆力。

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似暗

影出。偽書皆然

杜牧之燕將錄文甚雄壯。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靜也。

程泰之演蕃露。其零碎小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采恩之類是也。某頃因看筆談中辨某人誤以屏為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泰之曰存中辨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洪景廬隨筆中辨得數種偽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却恐非實。世間偽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已辨之矣。柳子厚龍城錄。乃王性之輩所作。必大

女真請盟背盟錄

在端明換○備

洛陽志說道最好。文字最簡嚴。惜乎不曾見。

指掌圖非東坡所為。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說禹

治水時。冠掛著樹。急於治水。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

甚多。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

警世競辰二圖偽。道夫

邵公濟墓誌好。方子

吳才老叶韻一部。每字下注其處使。作某音。亦只載得有證據

底。只是一例子。泉州有板本○享

近世考訂訓釋之學。唯吳才老洪慶善為善。備

稱平者。自他人稱平之稱去者。人之本號。道夫

周貴卿問折衷之義。曰。衷只是中。左傳說始中終。亦用此衷字。

衷是三摺而處其中者。義剛

問折衷之衷。曰。是無過些子。無不及些子。正中間。又曰。是恰好

底。節

折衷者。折轉來取中。衷只是箇中。節

中。如字即中。音衆則是當之義。其中也。謂適當其中也。如六藝折衷。音衆於夫子。亦謂折

當世歸於中之義。中與所以謂之中。音衆以適當其中。如字而易

也。振

淳醇皆訓厚。純是不雜。

先生曰。期。極也。古人用期字多作極字。周昌云。心期期知其不

可。言極知其不可。口吃故重一字也。錄

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為也。方

復復。指其此復字。扶又反。再復也。方子。

尚衣尚書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淳。

魏大名也。魏巍字通。魏字篆文亦有山字在其中。是有大義。因

是名為大名府。揚。

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揚。

因說外甥似舅。以其似母故也。致道問形似母。情性須別。曰。情

性也似。大抵形是箇重濁底。占得地步較濶。情性是箇輕清

底。易得走作。賜。

古者姓氏。大槩姓只是女子之別。故字從女。男則從氏。如季孫

氏之類。春秋可見。後世賜姓。殊無義理。端蒙。

氏如孟孫叔孫季孫是也。姓則同姓。後世子孫或以氏為姓。今

人皆稱張氏李氏。謂從上下來只是氏了。只有三代而上。經

賜姓者為姓。如姚如姒如姬之類。是正姓。唐時尚有氏不同

而同出者。不得為婚姻。揚。

沈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

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

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切恐謚

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媯汭。

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媯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

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以為

族。文蔚。

姓與氏之分。姓是本原所生。氏是子孫下各分。如商姓子。其後

有宋。宋又有華氏魚氏孔氏之類。周自黃帝以來。姓姬。其後

魯衛毛聃晉鄭之屬。各自以國為氏。而其國之子孫。又皆以

字爲氏。如魯國子展之後爲展氏。展禽喜是也。以三家孟仲季如氏。或因所居爲氏。如東門氏之類。左氏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天子自因生以賜姓。爲推其所自出而賜之姓。如舜居媯汭。及武王卽位。封舜之後於陳。因賜姓爲媯。此所謂因地以賜姓也。諸侯以氏爲謚。只是氏字。傳寫之訛。遂以氏字爲謚。無義理。只是以字爲氏。如上文展氏孟氏之類也。杜預點諸侯以字四字爲句斷。而爲謚。因以爲族爲一句。此亦是強解。看來只是錯了謚字。至孫方以王父之字爲氏。上兩世爲承公之姓也。○卓

自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有一大姓所在。四邊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是奴僕之類。揚

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疎。異姓本疎。他日婚姻却又

親。○陰陽相涵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方

適母與所生。封贈恩例一同不便。看來嫡庶之別。須略有等降。

乃爲合理。砥

因說諱字。曰。漢宣帝舊名何曾。諱病已。平帝舊名亦不諱虜中法。偏旁字皆諱。如敬字和敬字皆諱。淳

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草寫之。揚曰。只是寫時莫與

太真。說時莫太分明。揚

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却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春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些熱。若閩浙則皆邊東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揚

先生因說詩中關洛風土習俗不同。曰。某觀諸處習俗不同。見得山川之氣甚牢。且如建州七縣。縣縣人物各自是一般。一

州又是一般。生得長短大小清濁皆不同。都改變不得。豈不是山川之氣甚牢。蓋

因論南方人易得病。曰。北方地氣厚。人皆不病。叔祖奉使在北方十五年已上。生冷無所不食。全不害。歸來纔半年。一切發來。遂死。更有一武臣代州人。嘗至玉臺山。有一佛殿。上皆青石。暑月每於石上徹日睡。全無病。如來南方睡。如何了得。揚諸生入問候。先生曰。寒後却剗地氣痞。西川人怕寒。嘗有人入裏面作守。召客後。令人打扇。作客皆起白云。若使人打扇。少間有某疾。生冷果子亦不可吃。才吃便有某疾。便是西川之人。大故怕寒。如那有雪處。直是四五月後雪不融。這便是所謂景朝多風處。便是日到那裏時。過午時陽氣不甚厚。所以如此。所謂漏天處。皆在那裏。恁地便是天也不甚濶。只那裏已如此了。這是西南尚如此。若西北。想是寒。過那秦鳳之間。想見寒。如峨眉山。趙子直嘗登上面煮粥。更不熱。有箇核子。時有李某者。凍得悶絕了。莊仲云。不知佛國如何。曰。佛國却暖。他靠得崑崙山後。那裏却暖。便是那些子也。差異。四方蠻夷都不曉人事。那裏人却理會得般道理。恁地。便是那裏人也。大故曉崎。不知是怎生後恁地。義剛

推場中有文字賣。說中原所在山川地理州縣邸店甚詳。中亦雜以虜人官制。某以爲是中原有忠義之人。做出來。欲朝廷知其要害處也。

關中秦時在渭水之北。居但作雜宮之類。於渭南。漢時宮闕在渭水之南。終南之北。背渭而終南。隨時此處水皆鹹。文帝遂移居西北。稍遠漢之都。唐都在隋一偏西北角。唐宮殿制度

正當其好。官街皆用墻。居民在墻內。民出入處皆有坊門。坊中甚安。故武元衡出坊門。了始遇害。本朝宮殿街巷。京城制度。皆仍五代。因陋就簡。所以不佳。唐田兵官制。承宇文周有些制度。故較好。舊東京關中漢唐宮闕街巷之類圖。今衢州有碑本。揚

行在舊時行宮之門。虜使來有語。後虜作二牌來。前曰麗正。後

曰和寧。遂報去。謂太小。今自作牌。依其名題。揚

古之王城有三途。左男行。右女行。中車行。天下路中有車軌道。揚

漳州州學中從祀。是神霄宮神。改塑。紹興府禹廟。重塑禹像。王

仲行將舊禹與一道士去。改塑天齊仁聖帝。此是一類子。德明

汪端明說朝廷塑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却是一行人要

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爲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

促。又却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浩

王拱辰作高樓。溫公作土室。時人語云。一人鑽天。一人入地。康

節謂富公云。比有怪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方

蕪湖舊有一富家曰韋居士。字淡道。喜延知名士。如黃大史。陳

了翁。遷謫。每歲餽餉不下千緡。今人纔見遷謫者。便以爲懼。

安得有此等人。人傑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

墓。其哭皆甚哀云。先生親筆於南軒所撰武侯傳後。道夫

齊蕭子良死。不用棺。寘於石床之上。唐時子良幾世孫蕭隱士

過一洲。見數人云。此人似蕭王。隱士訝之。到一郡。遂見解幾

人劫墓賊來。乃洲上之人。隱士說與官令勘之。乃會開蕭王

塚來云王卧石床上儼然如生揚

廬山有淵明古迹處曰上京淵明集作京師之京今土人以爲

荆楚之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於其石上

名淵明醉石其爲守時架小亭下瞰此石榜歸去來館又取

西山劉凝之菴用魯直詩名曰清靜退菴與此相對夔孫

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候防

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

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義剛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卽兵車蓋輕車也革車駕以牛蓋輜

重之車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矛一持弓

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蓋五伍爲兩兩有長故也輕車

甚疾義剛

豫凶事亦恐有之龔勝傳昭帝賜韓福策曰不幸死者賜複衾

一祠以中牢古人此等事自多難以懸斷閔祖

三元是道家之說上元庚燈却見於隋煬帝未知始於何時賀孫

問真元外氣如何曰真元是生氣在身上曰外氣入真元氣否

曰雖吸入又散出自有界限但論其理則相通可學

物造時亦遇氣候故皆有數揚

時氣初只是氣疑其氣盛便有物以主之氣散又無了揚

元善每相見便說氣數讖緯此不足憑只是宅由天命然亦由

人事才有此事得人去理會便了德明

龍氣盛虎魄盛故龍能致雲虎能嘯風也許氏必用方首論虎

睛定魄龍齒安魂亦有理廣

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與康節所

說不同。曰：此不可曉。德明

嘗見徐侍郎敦立書三字帖於主位前。云磨堯堅。竟不曉所謂。

後竟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緘口之類。此書於腹曰磨堯

堅。謹勿言。畏秦禍也。敬仲

問人有震死者如何。曰：有偶然者。有為惡而感召之者。如人欲

操刀殺人而遇之者。或遭其傷刺而死之類是也。備

東坡云：月未望而魚腦實。既望則虛。蓋出淮南子。則食膾宜及

未望也。揚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虎不奈得其人何。是有此

理。東坡說小兒不怕者。是一證。傳燈錄載歸宗南泉三人會

遇虎。皆不以為事。李清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其人無走

處了。會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此數事皆

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名亨。黃龍清會下人。言僧入山遇

虎。只是常事。初見時虎亦作威。近前來。見人不怕。他漸漸去

了。後常常見人慣了。都如常。揚曰：只是初見不怕難。先生曰：

人心能堅忍得此時好。揚

翟公遜說鬼星渡河最亂道。鬼星是經星。如何解渡河。泳

野雉知雷。起手起處

呆愚。或云乃門屏上刻作形。漢注未是。可學

古人作甲用皮。每用必漆。後世用鉄。不知自何時起。泳

古人問籌者。要說得這事分明。歷歷落落。這一事了便盡斷。又

要得界分分明。泳

宮即墻也。備

太王畫像。頭上有一片皮。直裹至頸上。此便是鈎領。義剛

王彥輔塵史載幘頭之說甚詳。方子

衛朴善算作蓮花滿其形如稱。東坡詆之
文蔚

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爲之。此已是紙錢之漸。義剛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惑

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璵作紙錢易之

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

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

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義剛

古之木今有無者多如皆木只孔子墓上當時諸弟子各以其

方之木來栽後有此木今天下皆無此木其木亦如槐可作

簡文皆橫生然亦只是文促後似橫樣。義剛

臨安鉄箭只是錢王將此搖動人心使神之。義剛

瑞金新鑄印蓋嘗失一印重鑄之恐作弊故加新鑄之文國初

有一奉使印亦如此。義剛

祕書省畫大樹下數人只古衣而無名君舉以爲恐是孔子在

宋木下習禮被伐木時。義剛

祕書省畫得唐五王及黃番綽明皇之類恐是吳道子畫李某

跋之有云畫當如蓴菜某初曉不得不知它如何說得數句

恁地好後乃知他是李伯時外甥蓋畫須如蓴菜樣滑方好

須是圓滑時方妙。義剛

雪裏芭蕉他是會畫雪只是雪中無芭蕉他自不合畫了芭蕉

人却道他會畫芭蕉不知他是誤畫了芭蕉

問春牛事未見出處但月令載出土牛以送寒氣不知其原果

出於此否或又云以示勸耕之意未詳孰是某嘗見

宋子晉頌卷百三十八

處士立於縣庭土牛之南。恐古者每歲爲一牛。至春日別以新易舊而送之也。

王丈云。昔有道人云。筭生可以觀夜氣。嘗插竿以記之。自早至暮。長不分寸。曉而視之。已數寸矣。次日問夜氣。莫未說到發生處。曰。然。然彼說亦一驗也。後在玉山僧舍驗之。則日夜俱長。良不知道人之說。闕祖

問廬山光怪。恐其下有寶。故光氣發見如此。嘗見邵武張鑄說。會官岳陽。見江上有光氣。其後漁人於其處網得銅鐘一枚。又一小說云。某郡某處嘗有光處。令人掘得銅印一顆。先生又自云。向送葬開舍。望見兩山之間。有光如野燒。從地而發。高而復下。問云。其山舊有銅坑也。德明

德粹語婺源有一人。其子見鬼。先生曰。昔薛士龍之子亦然。可

學因說薛常州之子甚怯弱。曰。只是精神不全。如此。向見邪法者。呪人小兒。稍靈利者。便呪不倒。可學云。薛氏之兒。所謂九聖奇鬼。先生曰。渠平生亦好說鬼。可學云。薛常州平日亦講學。何故信此。曰。不知其所講如何。可學

獸中狐最易爲精怪。淳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水盡合乃渡。若聞水下猶有水聲。則終不敢渡。恐水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冰上有狐跡。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立行數步。迺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謂之狐疑。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寔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備

因論張天師。先生曰。本朝有南劍太守林積。送張天師於獄中。

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一時人皆信之。而彼獨能明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者。林積者。秦相時嘗為侍郎。義剛

郭天錫因算徽宗當為天子。遂得幸。官至承宣使。其人亦鯁直敢說。天覺每要占問時。不尚自去見它。多是使覺範去。後來發覺。蔡元長遂以為天錫有幻術。令人監繫。日置猪狗血於其側。後來只彼血薰殺了。義剛

覺范因張天覺事下大獄。自供云本是醫人。因入醫張相公府。養娘有效。遂與度牒。令某作僧。義剛

神殺之類。亦只是五行旺衰之氣。推亦有此理。但是後人推得小了。太拘忌耳。曉得了。見得破底好。如上蔡言我要有便有。我要無便無。方好。然難。不曉底人。只是孟浪不信。呂丈都不

曉風水之類。故不信。今世俗人信便有。不信便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揚

因及談命課靈者。曰。是他精力強。精力到處便自驗。淳

因說都下士夫愛看命。曰。士夫功名心切。且得他差除一番亦好。曰。若命中有官。便是天與我。若就人論。便是朝廷與我。今不感戴天與朝廷。却感戴他們。終身不忘。甚可怪。淳

陶安國事真武。先生曰。真武非是有一箇神披髮。只是玄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箇恁地物事。以角星為角。心星為心。尾是為尾。星為青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危度之下。故為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改玄字為真字。故曰真武。參星有四隻脚如虎。故為白虎。翼星如翼。軫如項下喉。井為冠。故為朱雀。盧仝詩曰。頭戴井冠。楊子雲言龍虎鳥龜。正是

如此。節

先生問四明龍現事。璘答云。頃歲鄞縣趙公萬。禱雨於天井山之龍井。會有龍現。張左藏良臣作記。云俄有光發波間如叢炬。復紅焰飛動。下見龍之首甚大。不違顏咫尺。大復現小。復現全體。鱗甲煖煖有光。久不沒。陰氣旋然。見者魄喪神動。曰。見王嘉叟云。見龍初出水。先有物如蓮花之狀。而後水湧。異物出。兩眼光如銅盤。與趙尉所見頗合。璘

或言某人之死。人有夢見之者。甚恐。遂辭位而去。先生曰。唐令狐綯亦嘗夢見李德裕。明日語人曰。衛公精爽可畏。頃時劉丞相莘老死於貶所。後來得昭雪復官。其子斯立有啟謝時宰。一聯云。晚歲離騷。徑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世傳以爲佳。

陳易和叔將赴試。韓魏公戒之曰。離場屋久。更宜子細。陳曰。三十年做老娘。不解倒紉了孩兒。旣而王字押作賦韻。率土之濱莫非王。遂見黜。魏公聞之笑曰。果然倒紉了孩兒矣。

往年見徐端立侍郎云。葉石林嘗問某。或謂司馬溫公范蜀公議鍾律不合。又某與某爭某事。蓋故爲此議。以表見其非朋比之爲者如何。徐曰。此事有無不可知。然爲此論者亦可謂不占便宜矣。石林爲之笑便罷。備

汪玉山童穉時。喻玉泉令他對七字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玉山應口對云。龍爪拏開黯黯雲。

先生說沈持要知衢州日。都下早間事。晚已得報。閔祖云。要知得如此急做甚。先生云。公說得是。閔祖
或言某人輕財好義。先生曰。以何道理之而義乎。升卿

因李將爲郭師閣俸。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穩。纔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椀飯在這裏。纔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不得空被人打底。質孫

或論及欲圖押綱厚賞者。先生曰。譬如一盤珍饈。五人在坐。我愛吃。那四人亦都愛吃。我伸手去拈。那四人亦伸手去拈。未必果誰得之。能恁地思量。便可備知來物。如古者橫議權謀之士。雖千萬人。所欲得底。他也有計術去必得。淳

財猶膩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恥言之。備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其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道夫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丁未耳 德〇至

鄭叔友謂敗不可懲。勝不可扭。此言殊有味。振

王宣子說甘卞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爲職。以此而出。人亦高之。宦官以承順爲事。忽犯顏而出。誰將你當事。如此之乖。後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

詠古詩。丈夫棄甲冑。長揖別上官。爲揚元禮發也。問元禮事如何。曰。緣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副賑濟。此事已做不得。若取之百姓。又不可。所以乞祠。問當時合如何處置。方善。曰。只得告監司理會賑濟。不從則力爭。又不從則投劾而去。事方分曉。語畢。遂諷誦此詩云。德明

沈季文於小學。則有莊敬敦篤。而不從事於禮樂射御書數。於太學。則不由格物致知。而遽欲誠意正心。闕祖

蔡紹先好箇人。可謂聽其言也。厲。義剛

周顯祖不事外飾。天資簡樸。若海諸葛誠之。守立過人。升卿

劉季高也豪爽。只是也無腦頭。義剛

林擇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人較厚。潮陽士人亦厚。然亦陋。莆人多詐。淳朴無偽者。陳魏公而已。義剛

或傳連江鎮寇作。燒千餘家。時張子直通判云。此處人煙極盛。曰。某嘗疑此地。如何承載得許多人。力行退而思之。此所謂知小圖大。力小任重之意。力行

前年鄭瀛上書得罪。杖八十。下臨安贖。臨安一吏人憫之。見其無錢。為代出錢贖之。楊

王侍郎普之弟某。經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為一將官所得。乳母

自思。為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潛謀歸計。將此將官家兵器皆去其刃。弓則斷其弦。自求一好馬。抱兒以逃。追

兵踵至。匿於麥中。如此者三四。僅全兒達王家。常見一僧說之。僧今亦忘矣。欲為之傳。未果。可果。義剛錄云。常見一老僧云。李的時家遭寇。伯時尚

小破賊并姊妹劫去。賊將遂以姊妹為妻。一日上元。其夫出看。亦子以計遣諸婢皆往。看遂將弓箭刀刃之屬盡沒於井。馬亦解放。但自乘一馬而去。少頃。聞前面有人馬聲。恐是來。起他乃下馬走入麥中。藏其賊。尚以鎗入麥中。撈攬幸而小。底不會啼。遂無事。未幾得聞那賊說這賊婢知他那裏去。知無事。遂又走夜行。晝伏數日。方到尋見他家。人某嘗記此事。後來被那僧死了。遂無問處。竟休了。

陳光澤二子求字。先生字萃曰仲亨。云萃便亨。凡物積之厚而施之也廣。如水積得科子滿便流。又字華曰仲蔚。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謂變其態。若裏面變得是虎。外面便有虎之文。變得是豹。外面便有豹之文。義剛

自言士大夫家文字散失者。先生蹙然曰。魏元履宋子飛兩家
文籍散亂。皆某不勇決之過。當時若是聚衆與之抄劄封鎖。
則庶幾無今日之患。道夫

德粹問十年前屢失子。亦曾寫書問先生。先生答皆云。子之有
無皆命。不必祈禱。後又以弟爲子。更有甚礙理處。舍弟之子
年乃大於此。則是叔拜侄。曰。以弟爲子。昭穆不順。方伯謨曰。
便是弟之子。小亦不可。曰。然。可學

問唐誥勅如何都是自寫。曰。不知如何。想只是自寫了。却去計
會印。如蔡君謨封贈。亦是自寫。看來只是自有字名故如此。
義剛

張以道向在黃巖。見顏魯公的派孫。因事到官。其人持魯公誥
勅五七道來。庭下稱有蔭。細看其誥勅。皆魯公親書其字。而

其誥乃是黃紙書之。此義如何。先生曰。魯公以能書名。當時
因自書之。而只用印。又亦不足據。本朝蔡君謨封贈其祖誥
勅。亦自寫之。蓋其以字名。人亦樂令其自寫也。魯公誥後爲
劉會之所藏

剛。義
一日請食荔子。因論興化軍陳紫。自蔡端明迄今又二百來年。
此種猶在。而甘美絕勝。獨無它本。天地間有不可曉處。率如
此。所謂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要之它自有箇絲脉相
通。但人自不知耳。聖人也只知得大綱。到不可知處。亦無可
奈何。但此等瑣碎。不知亦無害爾。道夫

先生因吃茶罷。曰。物之甘者。吃過必酸。苦者。吃過却甘。茶本苦
物。吃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

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蘇孫

建茶如中庸之為德。江茶如伯夷叔齊。又曰南軒集云。草茶如

草澤高人。臘茶如臺閣勝士。似他之說。則俗了建茶。却不如

適間之說兩全也。道夫

侍先生過水南。谷中見一種蒿柔嫩。香氣溫潤可愛。因采一二

莖把玩。先生曰。此即古人所謂蘭是也。又云。蕙亦蘇今之蕙。

乃零陵香是也。炎

今福州紅糟。即古之所謂醴酒也。用匙挑吃。義剛

古升十六寸二分為升。容一百六十二寸為斗。備

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備

古錢有貨泉字。貨布字。是王莽錢。於古尺正徑一寸。雖久有損。

大藥亦是。淳

先生見正甫所衣之衫。只用白練圓領。領用皂。問此衣甚制度。

曰。是唐衫。先生不復說。後遂易之。過

布一窳四十眼。著八十絲為一升。今興化人能為之云云。十升

布已難做。至如三十升不知古人如何做也。若三升布則極

疎矣。古人不諱白。皮弁乃以白鹿皮為之。但加飾焉。如冠之

白。但用疎細為吉凶耳。方

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曰。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墨翟與工輪巧爭辯云云。論到下稍。一著勝一著。沒了期。一曰。

吾知其所以拒子矣。吾不言。一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

莽何羅本姓馬。乃後漢馬后之祖。班固為澤而改之。方子

步騰不去為爪耳。爪可無。身不可無。升卿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八
十一
陶隱居注本草。不識那物。後說得差背底多。緣他是箇南人。那時南北隔絕。他不識北方物事。他居建康。義剛

仙游有蔡溪。見說甚好。裏面有一片大石。有一石門。入去泐溪。到那石上。有陳理常居大學。聞此地好。齋少餅。徑入去石上坐。飢甚。則吃少許餅。久後吃盡了。飢不柰何。欲出。則當初入門已發了誓。遂且忍餓。遇樵者見他在坐。亦異之。問得些物事來吃。久後報得外面道人都來。遂起得箇菴。自此却好。病翁嘗至其菴時。陳居士方死。尚在坐。未曾斂。見面前一石頭。似箇香山子。子細看。又又是石。恰似乳香滴成樣。都透明。身旁一道人云。是陳先生臨死時。滴出鼻涕。又一道人來禮拜。歎息云。可惜陳先生鍊得成。後却不成。個

崇觀間。李定之子某有文字。乞毀通鑑板。建炎間。坐此貶竄。後放歸。復官。詞云。下喬木而入幽谷。朕姑示於寬恩。以鴟鴞而笑鳳凰。爾無沉於迷識。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

論文上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饒錄云國語說得繁只是氣衰。又如戰國文字更有些精彩。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又曰國語文字極困苦。振作不起。我則我殺你。黃云觀一時氣象如此。如何過捺得住。所以啓漢家之治也。○問

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

解意却不貫。楚詞

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

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滾雜。賀孫

楚些。沈存中以此為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道夫。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

如此

楚詞注下事。皆無這事。是他曉不得。却就這語意撰一件事為證。都穴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山海經。皆是如此。義剛

高斗南解楚詞引瑞應圖。周子充說館閣中有此書。引得好。他更不問義理之是非。但有出處便說好。且如天問云。啟棘賓商。山海經以為啟上三嬪於天。因得九歎。九辨以歸。如此是天亦好色也。柳子厚天對。以為胸嬪。說天以此樂相博換得。其以為棘字是夢字。商字是古文篆天字。如鄭康成解記衣。衰作齊衰。云是壞字也。此亦是擦壞了。蓋啟夢賓天。如趙簡子夢上帝之類。賓天是為之賓。天與之以是樂也。今人不會讀古書。如這般等處。一向恁地過了。陶淵明詩。彤天無千歲。會氏攷山海經。云當作彤天舞干戚。看來是如此。周子克不以為然。言只是說精衛也。此文不用出處了。夔孫

力做。却自是不好。

方子。道夫錄云。古今擬騷之作。惟魯直為無謂。

古賦雖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雉

荀卿諸賦。縝密。盛得水住。歐公蟬賦。其名曰蟬。這數句也。無味。雉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澁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代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

做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人傑漢文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一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更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序

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序

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楊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

佐錄作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可學

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

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

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摠之徒賦皆不好了。因

說神宗修汴城成甚喜。曰：前代有所作時皆有賦。周美成聞

之遂撰汴都賦進上大喜。因朝降出宰相每有文字降出時

卽合誦一遍。宰相不知是誰。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

二人。以次傳至尚書右丞王和甫。下無人矣。和甫卽展開琅

然誦一遍。上喜。既退同列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

是讀傍文。楊錄作一邊呂編文鑑要尋一篇賦冠其首。又以美成

賦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爲首。又成賦亦在其後。

竇戲解嘲劇秦貞符諸文字皆祖宋玉之文。進學解亦此類。陽

春白雪云云者不記其名皆非佳文。揚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

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會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脉。皆要似他底。只換却字。其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脉勢向皆効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來這幾字只要會鋪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

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它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它自驗得如此。人到五

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而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闕轍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粗。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

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身。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蓋

張以道曰。盼庭柯以怡顏。盼讀如俛。讀作盼者非。義剛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揚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卽位詔。只三數句。今

人敷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

若海韓柳

先生方修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濶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鵬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濶。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

學柳易學

義剛。夔孫錄云韓文大綱好。柳文論事却較精。嚴如辨鵬冠子之類。非國語中儘有好處。但韓難

楊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鵬冠子

亦不會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故只有此

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淡故如此。

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

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

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

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陳仲蔚問韓文禘義。說懿獻二廟之事當否。曰說得好。其中所

謂典聖廟者。乃是涼武昭王之廟。乃唐之始祖。然唐又封畢

陶為帝。又尊老子為祖。更無理會。又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

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

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

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

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

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

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

人欲本之而不可得。乃無可柰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且如射王中肩之事。乃是周末征伐自諸侯出。故有此等事。使征伐自天子出。安得有是事。然封建諸侯却大。故難制御。且如今日蠻洞。能有幾大。若不循理。朝廷亦無如之何。若古時有許多國。自是難制。如隱公時。原之一邑。乃周王不柰他何。賜與鄭。鄭不能制。到晉文公時。周人將與晉。而原又不服。故晉文公伐原。且原之爲邑甚小。又在東周王城之側。而周王與晉鄭俱不能制。蓋渠自有兵。不似今日太守有不法處。便可以降官放罷。古者大率動便是征伐。所以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在周官時已是如此了。便是古今事勢不同。便是難說。因言孟子所謂五等之地。與周禮不同。孟子蓋說夏以前之制。周禮乃是成周之制。如當時封周公於魯。乃七百里。於齊尤濶。如所謂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以地理考之。大段濶。所以禹在塗山。萬國來朝。至周初但千八百國。又口譬如一樹。枝葉太繁時。本根自是衰枯。如秦始皇。則欲削去枝葉。而自留一榦。亦自不可。義剛

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賀孫退之除崔羣侍郎制最好。但只有此制。別更無不知如何。義剛

或問伯夷頌萬世標準與特立獨行。雖足以明君臣之大義。適
權通變。又當循夫理之當然者也。先生曰。說開了。當云雖武
王周公爲萬世標準。然伯夷叔牙。惟自特立不顧。又曰。古本
云。一凡人沮之譽之。與彼夫聖人是一對。其文意尤有力。椿
退之送陳彤秀才序。多一不字。舊嘗疑之。只看過了。後見謝子
暢家本。乃後山傳歐陽本。圈了此不字。
韓退之墓誌有怪者了。

先生喜韓文宴喜亭記。及韓弘碑。碑老年筆。方

唐僧多從士大夫之有名者。討詩文以自華。如退之送文暢序
中所說。又如劉禹錫自有一卷送僧詩。或云退之雖關佛。也
多要引接僧徒。曰。固是。他所引者。又却都是那破賴底僧。如
靈師惠師之徒。及晚年見大顛於海上。說得來濶大勝妙。自

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脫退之。也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

先輩好做詩與僧。僧多是求人詩序送行。劉禹錫文集自有一
冊送僧詩。韓文公亦多與僧交涉。又不曾見好僧。都破落戶。
然各家亦被韓文公說得也。狼狽。文公多只見這般僧。後却
撞著一箇大顛。也是異事。人多說道被大顛說下了。亦有此
理。是文公不會理會他病痛。被他纔說得高。便道是好了。所
以有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之語。賀孫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
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
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
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
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

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其在當時。必與他辯。却笑曰。必被他無禮。友仁

柳文局促。有許多物事。却要就些子處安排。簡而不古。更說此也不妨。封建論并數長書。是其好文。合尖氣短。如人火忙火急來。說不及。又便了了。揚。柳文。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

宮沉羽振。錦心繡口。柳子厚語。璘

韓子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祈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

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大局促不好者。如題太白像高軒過古詩。是晚年做到平易處。高軒過恐是絕筆。又一條云。後山仁宗飛白書記其文曲折甚多。過得自在。不如柳之局促。總論韓柳歐蘇諸公。

東坡文字明快。蘇老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會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道夫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國朝文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益得人甚事。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壽昌錄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以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

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李晚年須參道。有一記說達磨宗派甚詳。須是大段去參究來。又曰。以李視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婦。然某人輩文字。乃蛇鼠之見。

先生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溫公文字中。多取荀卿助語。

六一文。一倡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

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揚陳同父好讀六一文。嘗編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豐樂亭記。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編在拾遺。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拱齋

欽夫文字不甚改。改後往往反不好。亞夫曰。歐公文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有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方子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旣得辨明。謝表中自敘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饒錄得

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饒錄云有數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一邊。注環滁皆山也。一句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廣

前輩見人皆通文字。先生在同安。嘗見六一見人文字三卷子。

是以平日所作詩文之類。楷書以獻之。振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說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會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儒用

文字到歐會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歐公文字敷浹溫潤。會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會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荆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會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爲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畱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文說。中說後山處。曰。他都記錯了。南豐入史館時。止爲檢討官。是時後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薦邢和叔。雖亦有意。

宋子言類卷一百三十九

薦後山以其未有官而止誤說
原。揚錄云秦作後山敘謂南豐
辟陳爲史官陳元祐間始得官秦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
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
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
頭尾它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緇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
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
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
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
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
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過
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

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
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
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
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
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備

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
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
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祕閣諸序好曰
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
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
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後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
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

好讀。予細點檢。疎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蚤年應舉時文字。揚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解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淳六一記菱谿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熹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會文字爲正。東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然又皆議論衰了。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道夫

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點檢。義剛

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必大

東坡歐陽公文集敘。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相如。賀孫

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旣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

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饒錄云不能得一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關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

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道夫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因言東坡所薦引之人。多輕儇之士。若使東坡為相。則此等人定皆布滿要路。國家如何得安靜。賀孫

諸公祭溫公文。只有子由文好。
歐公大段推許梅聖俞所注孫子。看得來。如何得似杜牧注底。

好。以此見歐公有不公處。或曰。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世壽

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節

後來如汪聖錫制誥。有溫潤之氣。會問某人前輩四六語孰佳。答云。莫如范淳夫。因舉作某王加恩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若昔仁祖。尊事荆王。顧予冲人。敢後茲典。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却不能及。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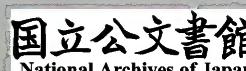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振

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若海

蘇子容文慢。義剛

南豐文字確實。道夫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或言某人如搏謎子。更不可曉。曰。然。尾頭都不說破。頭邊做作掃一片去也好。只到尾頭便沒合殺。只恁休了。篇篇如此。不知是甚意思。或曰。此好奇之過。曰。此安足為奇。觀前輩文章。如賈誼董仲舒韓愈諸人。還有一篇如此否。夫所貴乎文之足以傳遠。以其議論明白。血脉指意。曉然可知耳。文之最難曉者。無如柳子厚。然細觀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見。何嘗如



此不說破。其所以不說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獨會而他人不能。其病在此。大槩是不肯蹈襲前人議論。而務為新奇。惟其好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備

會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楊錄作餘曲折處。會喜模擬人文字。擬峴

臺記。是做醉翁亭記。不甚似。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必大

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義剛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

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

挽南豐詩甚服之。

兩次舉南豐集中范貫之奏議序末。文之備盡曲折處。方

南豐有作郡守時榜之類為一集。不會出。先生舊喜南豐文。為

作年譜。

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

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會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

巧。反累正氣。必大

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佐錄云便是今人文字都

無他抑揚頓挫因論當世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它人

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

善樂。多賢友。至

館職策。陳無已底好。

李清臣文飽滿。雜說甚有好議論。

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李舜舉永洛敗死墓誌說得不分不明。看來是不敢說。

桐陰舊話載王銍云。李邦直作韓太保惟忠墓誌。乃孫巨源文也。先生曰。巨源文溫潤。韓碑徑只是邦直文也。揚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德明

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先生舊親寫一冊。又曰。上殿劄子論元老好。無逸解好。請行三年喪。劄子極好。諸奏議外制皆好。

陳幾道存誠齋銘。某初得之。見其都是好義理堆積。更看不辦。

後子細誦之。却見得都是湊合。與聖賢說底全不相似。其云又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這物事不是如此。若是如此。孔孟却隱藏著。不以布施。是河心哉。乃知此物事不當恁地說。翁

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至

文章輕重。可見人壽夭。不在美惡上。白鹿洞記力輕。韓元吉雖只是胡說。然有力。吳達文字亦然。揚

韓無咎文。做著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嗚嘶之音。佐

王龜齡奏議。氣象大。會司直大故會做文字。大故馳騁有法度。裴父大不及他。裴父

文字澁說不去。義剛

陳君舉西掖制詞。殊未得體。王言溫潤。不尚如此。胡明仲文字

却好。義剛

或言陳蕃叟。武不喜坡文。戴肖莖。溪不喜南豐文。先生曰。二家

之文雖不同。使二公相見。會公須道坡公底好。坡公須道會

公底是。道夫

德粹語某人文章。先生曰。紹興間文章。大抵粗成段時文。然今

日太細膩。流於委靡。問賢良。先生曰。賢良不成科目。天下安

得許多議論。可學。以下論近世之文

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

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

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氣象。自恁地濃厚久長。固是拙。只

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

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

好。非惟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

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會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

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看

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

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會見得。所以不會

見得。只是不會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

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

不會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其如今看來。惟是聰

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蓋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

賢意思。自是難入。因說陳叔向是白撰一箇道理。其嘗說教

他據自底所見恁地說也無害。只是又把那說來壓在這裏文字上。他也自見得自底虛了行不得。故如此。然如何將兩箇要捏做一箇得。一箇自方。一箇自圓。如何總合得。這箇不是他要如此。止緣他合下見得如此。如楊墨。楊氏終不成自要爲我。墨氏終不成自要兼愛。只緣他合下見得錯了。若不是見得如此。定不解常如此做。楊氏壁立萬仞。毫髮不容。較之墨氏又難。若不是他見得如此。如何心肯意肯。陳叔向所見咤異。它說目視已色。耳聽已聲。口言已事。足循已行。有目固當視天下之色。有耳固當聽天下之聲。有口固能言天下之事。有足固當循天下之行。他却如此說。看他意思是如此。只要默然靜坐。是不看眼前物事。不聽別人說話。不說別人是非。不管別人事。又如說言忠信行篤敬一章。便說道緊要。

只在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問道見是見箇甚麼物事。他便說見是見自家身已。某與說立是自家身已。立在這裏了。參於前又是自家身已。在與是自家身已。坐在這裏了。倚於衡又是自家身已。却是右兩箇身已。又說格物做心。云格住這心。方會知得到。未嘗見人把物做心。與他恁地說。他只是自底是。以此知人最是知見爲急。聖人尚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若只恁地死守得這箇心便了。聖人又須要人講學何故。若只守這心據自家所見做將去。少間錯處都不知。賀孫

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

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
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
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
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鵬突說在裏。寓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
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
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
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

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方子

癖錄云。今人做文字。却是胭脂膩粉粧成。自是不壯浪。無骨
氣。如舞訝鼓相似也。有男兒也。有婦女也。有僧道秀才。但都
是假底。嘗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文章。只是用換字減
字法。如說湖州。只說湖。此減字法。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
嘗見張安道進卷。其文皆有直氣。謙錄云。今來文字。至無
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事實。朴實頭。引

援朴實頭。道理看。若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
氣。便似舞訝鼓者。塗脂畫眼。僧也有道也。有婦人。也有利人。
也有俗人。也有官人。也有士人。也有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
以惑眾。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
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何
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
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

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
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
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
耻也矣。人傑。以下論作文。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
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
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

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它大病處。只是它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備

才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壽昌

詩筆雜文不須理會。科舉是無可奈何。一以門戶。一以父兄在上責望。科舉却有了時。詩文之類。看無出時節。芝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

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大雅

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會却各有一箇科段。却會學會。爲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又云。方之文有濫處。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方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時舉

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今皆做賢良進卷胡作。

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方

前輩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後來人却厭

其常格則變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時先差去聲異了

又云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用如世俗常說底亦用

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將

差異底說語換了那尋常底說語○壽

問舍弟序子文字如何進工夫云云曰看得韓文熟饒錄云看

字日好好讀得韓文熟又曰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

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

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曰後山

文字極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

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

踏地說去沒收煞揚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關鞞壽

作文何必苦畱意又不可太頽塌只略教整齊足矣文蔚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

右逢原

因論詩曰嘗見傳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

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而添得

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

李漢老看來作詩亦然雜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

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做。文字氣脉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至之以所業呈先生。先生因言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道夫

人要會作文章。須取一木。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南豐文。盡

因論今日舉業不佳。曰。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請斫取老僧頭去。

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

大奇也。這雖是粗。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

多少衰氣。賀孫

後人專做文字。亦做得衰。不似古人前輩云。言衆人之所未嘗

任大臣之所不敢。多少氣魄。今成甚麼文字。節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邁又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看。因

論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章如此好。揚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會盡。東坡雖是宏濶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

文字或作無大綱領。拈掇不起。其平生不會做補接底文字。補或作奏得不濟事。方子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節

因論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大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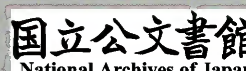
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熹看陳蕃叟同合錄序。文字艱澁。曰。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揚

因說作應用之文。此等苛禮無用亦可。但人所共用亦不可廢。曹宰問云。尋常人徇人情做事。莫有牽制否。曰。孔子自有條

法。從眾從下。惟其當爾。謙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反覆辨論節道夫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抄津淵

顯道云。李德遠侍郎在建昌作解元。做本強則精神折衝賦。其中一聯云。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風行。金鑄鼎而魑魅不逢。姦邪影滅。試官大喜之。乃是全用汪玉谿相黃潛善麻制中語。後來士人經禮部訟之。時樊茂實為侍郎。乃云此一對。當初汪內翰用時。却未甚好。今被李解元用此賦中。見得工訟者遂無語而退。德遠緣此見知於樊先生。因舉舊有人作仁人之安宅賦。一聯云。智者反之若去國。念田園之樂。眾人自棄如病狂。昧宮室之安。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一
詩論文下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雎出在何處文蔚
因說詩曰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
吐哺天下歸心又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箇賊
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夔孫
詩見得人如曹操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若曹
丕詩但說飲酒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
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
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德明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

論文下詩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雎出在何處文蔚

因說詩曰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

吐哺天下歸心又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箇賊

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夔孫

詩見得人如曹操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若曹

丕詩但說飲酒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

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

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德明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

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尾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方子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鏡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形天舞千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薊林家藏邵康節親寫陶詩一冊。乃作形天無千歲。周丞相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為據。以為後人妄改也。向家子弟攜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疑熙寧以後人寫。蓋履本也。蓋康節之死。在熙寧二三年間。而

詩中避畜諱。則當是熙寧以後書。然筆畫嫩弱。非老人筆也。又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雉

蘇子由愛選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雉

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人傑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甚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彼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雉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雉

張以道問太白五十篇古風。不似他詩如何。曰。太白五十篇古風。是學陳子昂感遇詩。其間多有全用他句處。義剛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三篇合爲一篇者。方子。佐同。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

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雉

或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雉

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却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戲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雉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爲好否。

杜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後說花云云。今人只說道戎王子。自月支帶得花來。此中嘗有一人在都下。見一蜀人。遍鋪

買戎王子皆無。曰是蜀中一藥。為本草不曾收。今遂無人蓄。方曉杜詩所言。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思遠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璘

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竟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雉

天闕象緯逼。蔡興宗作天闕。近是。蔡云古本作闕。史以管窺天。佐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澹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人

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直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方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方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

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才到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鬪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

一噴一醒。卽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
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
此是東野之工。雜

韓退之詩。強懷張不滿。弱力關易盈。上句是助長。下句是歉。雜
退之木鷄詩。末句云。直割蒼龍左耳來。事見龍川志。正是木鷄
事。

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義剛

劉叉詩。斗柄寒垂地。河流凍徹天。介甫詩。柳樹鳴蜩綠暗。荷花
落日紅酣。王建田家畱客云。丁寧回語屋中妻。有客莫令兒
夜啼。方子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
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

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賜

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
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方子。佐同。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云云。這
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
傷。道夫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
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
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
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
瑄亦正。必大

木蘭詩。只似唐人作。其間可汗可汗。前此未有。方子

黃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罵之。次日盡搜京師識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唐

先生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

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

蓉不柰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公會看否。壽

昌對亦嘗看來。近日送浩來。此酒掃時。亦嘗書寒山一詩送

行。云養子未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爲

染在薰蕕。應須擇朋侶。五月敗鮮魚。勿令他笑汝。壽昌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

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其舊於某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

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顏筋柳骨。今人喜蘇子

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某嘗勸其人刻之。不知

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纘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

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

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

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纘

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會得用。雒子

東坡作詩譏一昏闇之人。有句云。煙雨塞九竅。黎暎子

蜚卿問山谷詩。曰。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率乍。如何及

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

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忒好了。道夫

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

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畫書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

多。極有筆力。其中云八二者。乃大年行次也。雒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行。覺有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成。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厚

陳博士在坡公之門。遠不及諸公。未說如秦黃之流。只如劉景文詩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會插菊花無。陳詩無此句矣。其雜文亦自不及備論。道夫

山谷集中贈覺範詩。乃覺範自作。又曰。山谷詩。乃洪駒父輩刪集。剛

覺範詩。如何及得參寥。義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

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

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又曰。蘇子由詩

肯數篇誤收在文潛集中。雉

崔德符魚詩云。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扛。大魚自有神。出沒不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鑑上却不收。不知如何。正道理不取。只要巧。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必大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松。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什麼句法。雉

高宗最愛簡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又問坐間云。簡齋墨梅詩。何者最勝。或以臯字韻一首對。先生曰。不如

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雉

劉叔通屢舉簡齋六經在天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新。江南丞

相浮雲壞。洛下先生宰本春。前謂荆公後謂伊川先生曰此詩固好然

也須與他分一箇是非始得。天下之理那有兩箇都是必有

一箇非。雉

有人過昭陵題絕句云。

歲豐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

十二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後來人說是劉信叔詩也。

廣

政爾雪峰千百衆。澹然雲水一孤僧。曾文清詩。璘

舉南軒詩云。卧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作卧

聞急雨到芭蕉。又言南軒文字極易成嘗見其就腿上起草頃刻便就○至

劉叔通江文卿三人皆能詩。叔通放體不拘束底詩好。文卿有

格律入規矩底詩好。游開子蒙嘗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叩

角歌。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柰何。

雉錄又四句云。那鄭鄉嘗依北海晁張今復此詩若遇蘇黃。事東坡吹噓合有飛騰便未用溪頭買釣簑。

須提掇他。文蔚。雉錄云先生屢稱之曰詩須不費力方好此等使蘇黃見之當賞音人固有遇耳。

方伯謨詩不及其父。錢監公豪壯。黃子厚詩却老硬。只是太枯

淡。徐思遠。玉山與汝談比諸人較好。思遠乃程克俊之甥。亦

是有源流。雉

或問趙昌父徐斯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又問三兄詩文。曰

斯遠詩文雖小。畢竟清。文蔚

力推獐龍借水飲。手却猛虎奪石坐。劉淳叟詩雲谷有虎挨石

淳叟作此。自以為好。不可曉。璘

谷簾水所以好處。某向欲作一首形容之。然極難言。大槩到口

便空又滑。然此兩字亦說未出。必大

龍袞新天子。羊裘老故人。意味。

羣趨浴沂水。遙集舞雩風。同安日試風。手舞雩詩。

蔡京父子在京城之西。兩坊對賜甲第四區。極天下土木之工。

一曰太師第。乃京之自居也。二曰樞密第。乃攸之居也。三曰

駙馬第。乃儻之居也。四曰殿監第。乃攸子之居也。攸妻劉。乃

明達明節之族。有寵而二劉不能容。乃出嫁收。權寵之盛。亞

之。京收四第對開。金碧相照。嘗見上官仲恭詩一篇。其間有

城西曲。言蔡氏奢侈敗亡之事。最為豪健。末云君不見喬木

參天獨樂園。至今猶是溫公宅。仲恭乃上官彥衡之子也。惜

乎其詩不行於世。雜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

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稽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

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有鬼詩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庚

有僧月夜看海潮。得句云。沙邊月趁潮回而無對。因看風飄木

葉。乃云。木末風隨葉下。雖對不過。亦且如此。

問曾慥所編百家詩。曰。只是他所見如此。他要無不會。詩詞文

章字畫外。更編道書八十卷。又別有一書甚少。名八段錦。看

了便真。以為是神仙不死底人。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

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胡涿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

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

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

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

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必大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

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

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

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

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

鬧。如何見得。個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

次諸家詩。廣○做
仲同

因林擇之論趙昌父詩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

第二義。况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

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

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

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擇之云。後山詩恁地淡。他資質儘

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

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敘事。又

却不及山谷。山谷善敘事情。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疎處。若

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淳錄云。後山詩雅健勝山谷。無山
谷蕭灑輕揚之態。然山谷氣力又

較大敘事詠物頗盡事
情其散文又不及後山擇之云。歐公好梅。聖俞詩。然聖俞詩

也多。有未成就處。曰。聖俞詩不好底多。如河豚詩。當時諸公

說道恁地好。據某看來。只似箇上門罵人底詩。只似脫了衣裳。上入門。罵人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思。後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會說。到下筆時。做得却雄健。

義剛○
淳略

今江西學者有兩種。有臨川來者。則漸染得陸子靜之學。又一種自楊謝來者。又不好。子靜門猶有所謂學。不知窮年窮月。做得那詩要作何用。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於此。本朝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

這意思。只要嵌字使難字。便云好。姓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却好。今人做詩愈著題愈不好。或舉某人會做詩。曰。他是某人外甥。他家都會做詩。自有文種。又云某嘗謂氣類近。風上遠。氣類才絕。便從風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後來皆出做婺州文章。間有婺州鄉談在裏面者。如呂子約輩是也。畫

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可學○
字附

大凡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易是聲。其餘多有只從聲者。按六書中形
聲其一○簡

凡字如楊柳字。木是文。易卯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工可是字。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楊

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時舉

壹貳叁肆。皆是借同聲字。柒字本無此字。唯有漆沮之漆。漆字草書頗似柒。遂誤以為真。洪氏隸釋辨不及此。闕祖

世字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廣黃直卿云。如傭僱之傭也。只訓用。以其我用他。故將雇以還其力。由此取義。此皆是兩通底字。義剛

夷狄字皆從禽獸旁。苗本有反犬。古人字通用。無亦得。義剛古人相形造字。自是動不得。如轡字後面一箇車。兩邊從糸。即

纏繩也。前面口字。即馬口也。馬口中銜著纏繩也。子蒙秦篆今皆無此本。而今只是莫本。自宋莒公已不見此本了。義剛

說文亦有誤解者。亦有解不行者。音是徐鉉作。許氏本無。必大玉篇偏傍多誤收者。如者考老是也。帶

韻書難理會。如昨日檢柳字。玉篇說文中。檢才及邑附皆不見。後來在集韻中尋出。乃云反印也。却在印部尋得。元來無挑

才。如此寫印。義剛字之反切。其字母同者。便可互用。如戎汝是也。逝字從折。故可

與害字叶韻。必大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

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備通。

洪州有一部洪韻。太平州亦有部韻家文字。義剛

一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偽者。

揚

字說自不須辯。只看說文字類。便見王字無意思。字類有六會。意居其一。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

正士。方是字。揚

論書因及東坡少壯老字之異。南康有人有。一卷如此。因說南軒喜字。然

不甚難辨。因有一偽書東坡字。不。如南軒以端莊顯之。因論麻衣易不難辨。南軒

以快之故。嘗歡其改一文曰改亦只如。如是不解更好了。

子瞻單勾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尚未能把筆邪。方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來者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

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

魯直論字學。只好於印冊子上看。若看碑本。恐自未能如其所

言。必大

字法直黑內。黃魯直論得立甚。然其字却且如此。揚

筆力到。則字皆好。不日有。筆力。如胸中別樣。即動容周旋中禮。

寫字不要好時却好。文蔚

南海諸番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鍾鼎款識。諸國各不同。

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

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刻。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

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儻

鄒德父楷書大學。今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是黃魯直書。自

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

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

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為是。俱自要

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道夫言尋嘗見魯直亦說好話。意謂他與少游諸人不同。曰他也却說道理。但到做處。亦與少游不爭多。他一輩行皆是恁地。道夫曰也是坡公做頭。故他們從而和之。曰然。某昨日看他與李方叔一詩。說他起屋。有甚明窗淨几。眼前景致。末梢又只歸做好吟詩上去。若是要只粗說也。且說讀書窮究古今成敗之類亦可。如何却專要吟詩便了。道夫曰看他也是將這箇來做一箇緊要處。曰他是將來做箇大事看了。如唐韓柳皆是恁地。道夫云嘗愛歐公詩云。

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這般意思甚好。曰他也是說要讀書。只歐公却於文章似說不做。亦無緊要。如送徐無黨序。所謂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奇之過耳。皆是這意思。道夫曰前輩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子作。曰這也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峰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入爾。道夫問五峰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又寄居湖湘間。士人希

疎兼他自立得門庭又高。人既未必信他。被他門庭高。人亦一向不來。來到他處箇。又是不如他底。不能問難。故絕無人與之講究。故有許多事。道夫曰。如他說孟子道性善。似乎好奇。全不平帖。曰。他不是好奇。只是看不破。須著如此說。又如疑孟辨。別自做出一樣文字。溫公疑得固自不是。但他箇更無理會。某嘗謂。今只將前輩與聖賢說話來看。便見自家不及他處。今孟子說得平易如此。溫公所疑。又見明白。自家却說得恁地聱牙。如何辨得他倒。道夫曰。如此則是他只見那一邊。不知有這一邊了。曰。他都不知了。只如楊氏爲我。只知爲我。都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公其心而無所私底意思了。又如老氏之虛無清淨。他只知箇虛無清淨。今人多言釋氏本自見得這箇分明。只是見人如何。遂又別爲一說。

某謂豈有此理。只認自家說他不知便得。先生以手指其下月曰。他若知之。則白處便須還是白。黑處便須還是黑。豈有知之而不言者。此孟子所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辭之不平。便是他蔽了。蔽了便陷。陷了便離。離了便窮。且如五峰疑孟辨。忽出甚感物而動者衆人也。感物而節者賢人也。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劈頭便罵了箇動他之意。是聖人之心。雖感物只靜在這裏。感物而動便不好。中間胡廣仲只管支離蔓衍說將去。更說不回。某一日讀文定春秋。有何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一語。某執以問之曰。若以爲感物而動。是不好底心。則文定當時何故有此說。廣仲遂語塞。先生復笑而言曰。蓋他只管守着五峰之說不肯放。某却又討得箇大似五峰者與他說。只是以他

家人自與之辨極好。道理只是見不破。彼便有許多病痛。道夫

拾遺 編成而又存 遺者萃此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戰不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不可以一端盡也。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

便以動者為危。亦永當。若動於義理。則豈得謂之危乎。此建別錄所載廣錄五條 疑是答學書語今入此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思有善惡 又動中動

陽明陰濁也 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夢有邪正又靜中但

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寤則虛靈知覺之體輝然呈露如一陽復 而萬物生意皆可見寐則虛靈知覺之體 隱然潛伏如純坤月而萬物生 性不可窺。此答陳日書而詳

問遺書

忠信進德終日以下。是說此一理。後言形氣。今古人我皆一統。神如在。上在左右。是道體徧滿。誠字是實理如此。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言多不記

理義悅心是愜當。玩理養心則兩進。一是知而悅。一是養而悅。當知用心緩急。如大經大體。是要先知用心。以此乃可緩緩進。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是使之各得其分。恰好處。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方謂無私意。則循天之理。

自然周流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言事君親之心本同也。

只歸之自然。則更無可觀。更無可玩索。上句謂不求其所以然。

只說箇自然。是顛頓也。謂不可如此爾。龜山答人問赤子

入井。令求所以然一段好。

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

靜。萬化參然者。

斷置。言倒斷措置也。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人而已者也。不有其功。言化肯之無迹處為貞。因言貞

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勿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

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

云腎有兩。有龜有蛇。所以朔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

事。問咸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答云蓋嘗有語曰。

敬心之貞也。

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一段。有盡人事回造

化之命之意。方此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須是的然識得這箇物事。然後從忠信做

將去。若不識得這箇。不知是做甚麼。故曰先立乎其大者。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

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悞悻沒理會。只是公。

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寓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閑時不會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煩。若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將去。如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樂。則樂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壽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爲方。在圓爲圓。方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這道理。使天下之人皆理會得這道理。豈不是樂。

嘗言坐卽靠倚。後來睡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志處。乃

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季通方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有翼其臨。翼敬也。

僂句成欺。黃裳亦誤。事見左傳。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遣使命往來。這問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了。因言宣姜全不成人。却有賢女。許穆夫人。宋襄公母是也。春秋時。魯最號禮義之國。然其間成甚風俗。必大

康節說

上者不能出莊老。形而下者則盡之矣。因誦皇極書第一篇者不盡。亦不甚說。關子明說形而上者亦莊老

二先

國立公文書館
藏書印

季通
方通

卷之四十一
十一

文化女子

